像孔子一样做老师

□金 鑫

科举取士,常常以一篇文章定终身。唐代有位考生,连考三次不中,到了第四次,仍然冥顽不化,坐在鸦雀无声、一派肃静的考场里,将上次落第的文章《不迁怒不贰过论》,一字不改,抄了一遍交上去。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门徒,可惜二十来岁就满头白发,不幸早死。孔子哭得伤心极了,对鲁哀公说,颜回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怨气随便地发泄到别人身上,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,是一个可塑之材。《不迁怒不贰过论》这篇文章是去年写的,考官也是去年的考官,叫陆贽。不料,这一回陆贽仿佛忽然醒悟过来,又细细读之,击节赞赏,认为这是一篇上好佳作。于是,做论者被圈点中了进士。

这位做出惊人之举、充满自信的考生,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。从此,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,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韩愈的坚持与固执,需要足够的胆识和勇气,有谁敢将失败的作品再次抄录,捧献庙堂?也正是得遇到陆贽这样闻过则改、从善如流的一代贤相,韩愈方才得以脱颖而出,并有了之后的一番作为。陆贽是一个称职的伯乐,像颜回那样“不贰过”,当他在文章里准确地识别出这匹千里马之后,立即毫不迟疑地作了荐举。两年之后,陆贽就因故被罢相了。韩愈很幸运,如果换了其他考官,说不定就会“骈死于槽枥之间”。

作为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“道济天下之溺”之盛誉的韩愈,自幼喜好读书。可是他读的,多是“作者非今士,相去时已千”的经典古籍著作,对那些时尚、媚俗的近代文体,并不推崇,甚至十分反感,于是自辟一路,希望能够达到以文载道,文以明道,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风气。

诗文到中唐,盛唐时代的大师们相继凋零,其时的政治环境,正处于“安史之乱”之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反省之中,徘徊、观望和隐逸的主题再次因中兴局面的逐渐打开而冲淡,大历才子们的清秀笔调与俊雅文风,再次被貌似火热的政治经济氛围所笼罩。这时的唐朝文学,亟待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。

浩劫过后,所有的人都在思考,如何痊愈伤口,重振雄风。韩愈的博学,渐渐为他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、可以尽情演讲的讲坛。国子监的学生曾联名上书,要求请韩愈做他们的老师。在经历了几年的节度使幕府任职生涯后,三十出头的韩愈,做了国子监四门博士,成为一名专职教授。这对致力于恢复古风的他来说,无疑是复兴传统古学的最佳机遇。

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?是故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也。

——韩愈《师说》

教育的回归,道德的回归,文化的回归,韩愈以如椽巨笔,不辞辛劳地发表着他的见解。“嗟乎!师道之不传也久矣!”这不啻是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弊端的迎头棒喝。做学问写文章,哪里是论资排辈,怎么能倚仗钻头觅缝,又怎么可以偏执顽固地抱守门户之见呢?还不止这些,韩愈的政论文章,诸如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进学解》《答李翊书》等,言之有物,务去陈言,更重要的是,他以万民社稷的道德情怀,力倡孔孟之道,赢得了朝野的认同。

贤者唱古声。若干年后,苏东坡怀着敬畏与赞许之情,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一文中写道:“自东汉以来,道丧文弊,异端并起,历唐贞观、开元之盛,辅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独韩文公起布衣,谈笑而麾之,天下靡然从公,复归于正,盖三百年于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。”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韩愈是“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、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”,此言不虚。

身居高位的韩愈将奥援之手,伸向了更多的天下寒士。韩愈以他的个人努力与魅力,向最广泛的文士群体,发出了真诚邀请。在一个和风拂柳的初春,抑或是风轻云淡的秋日,韩愈的召唤来了。比他年长的孟郊,和尚贾岛,比他年轻的天才李贺……纷纷聚集而来。那是一个温暖的召唤,比如那个杀人遇赦的莽汉诗人——刘叉闻讯后,也怦然心动,投奔韩门,献以《冰柱》《雪车》等诗……

与元白诗派相比,“韩孟诗派”的精英们研讨的内容,更多的是文化复古这一严肃话题。韩愈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,他与当时的杰出诗人并肩鏖战,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,微言大义,质朴刚正,凝聚着心怀万民的悲悯情怀,并由其倡导形成了百卉含英、大有可观的“硬体诗派”。苦苦修行,终成正果,在政治上愈合创伤、卧薪尝胆的中唐王朝,因为文化的补钙,由此再一次迸发出奇光异彩。

公元818年,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,得胜还朝,奉诏写《平淮西碑》。碑文写就,找人刻好,路人争看,以为奇文。可是碑文刚一面世,就遇到了尴尬。有好事者说,李愬雪夜入蔡州,生擒吴元济,论功第一,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多写裴度,以为不妥。消息传到李愬的耳朵里,他自然不快活。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外甥女,于是借着“出入禁中”的机会,诉说“碑辞不实”。就这样,宫里发出话来,责令将三丈高的大碑推倒,磨去文字,又令翰林大学士、李愬的女婿段文昌执笔,重新撰文。韩愈在撰写碑文的过程中,可能夹杂有私人情感,虽并非过度宣溢,也使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。不过,富于戏剧性的是,到了北宋时期,石碑所在地的一位州官上任伊始,又命人将段文昌的碑文磨掉,重新换上韩愈当年撰写的内容。

韩愈的一生所遭受的几次挫折,几乎都是因为文章而起。公元819年,年过半百的韩愈,又因为一篇文章,差点送了性命。

这一年,韩愈被召回京城,恰遇唐宪宗奉迎佛骨。眼见得佛骨被迎至京师,王公士民“瞻奉舍施,惟恐不及”。这种崇佛过甚的不正常现象,使得韩愈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随即呈上了《谏迎佛骨表》一文。在这篇文章里,他力陈敬佛之祸。这一下,韩愈终于闯出天大的祸事来了。宪宗勃然大怒,说韩愈狂妄至极,准备处以极刑。幸好,宰相裴度等人极力劝阻,加之朝中国戚诸贵也纷纷出来讲情,韩愈的人头才没有落地,被贬离开京城。

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。
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
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

——韩愈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

在经受这场劫后余生的风波之后,韩愈仍然认定,自己上书言事,是在为“圣朝”除弊,可见决心之坚。不过,他也是胆战心惊,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苏东坡评价韩愈“忠犯人主之怒”,事实上,若没有闻过则改的执政者,不识时务的智者贤人说真话,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于是,韩愈被贬到遥远的潮州任职。

被贬期间,韩愈倒是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。他在袁州刺史任上,还了数百名沦为家奴的平民子女的人身自由。他曾任职的阳山县许多百姓感其恩德,皆以他的姓氏“韩”字为子弟名。倔犟的韩愈,是中唐时期自觉地、彻底地、全身心地实践新儒学的新王道论者。

韩愈是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头号人物,一生著作颇丰,同时也是个感情丰沛的通达之士。他才名贯天下,却甘为人梯,愿做伯乐,对贫寒诗人孟郊、张籍等人极力提携,两人未成名时,就引为知己,不惜为之奔走推荐,后来果然名扬天下。韩愈自幼孤苦,三岁时丧父,由兄嫂抚养,后来兄嫂也过世,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也因病去世,这对于从小便受兄嫂之恩的韩愈来说,实在是一个打击。那篇以血泪文字写就的《祭十二郎文》,明心见性,催人泪下,为古今祭文中罕见的佳作。

在当时,名声大振的韩愈,常常会被人家请了去写碑文、撰墓志。文章交付,得了为数可观的润笔费。投奔他的刘叉,有一次负气出走,临行前,将韩愈放在桌上的数斤黄金悉数取走,并且留下话来,这些都是你韩愈阿谀死人所得的财物,不如给我老刘用来养家糊口。刘叉携金,一走了之,门人朋友闻讯,义愤填膺,请求韩愈告官。对此,韩愈只是淡淡一笑,并没有追究。没有古仁人之心,或许很难如此豁达吧。

心怀圣人之志,笔唱大道古声,历经热烈、悲壮复归平淡的一生,也许最适合韩愈的,是像孔子一样,做老师、做学问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毕竟他留下来的,还是儒家最为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文章。

黄州雪

□陈寅阳

黄州下了一场大雪,东坡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场下在元丰四年年底的雪,来得正是时候。元丰三年二月东坡被贬至黄州,初到黄州的东坡,惊恐不安,谨言慎行,“畏蛇不下榻,睡足吾无求”,穷到连妻儿要来,都“畏其到也”,一颗心更是无处安放。这两年,很多人忌惮与他交往,但东坡的声望在,有地方官照应,有新朋帮扶,甚至还有政敌抚慰,东坡在黄州新的朋友圈已然建立。穷则穷矣,合家团聚,总算安定下来。东坡的日常,则是种地、交游、喝酒,享受这渔樵不识的放松。甚至为了改善居住,“今年刈草盖雪堂,日炙风吹面如墨”,几间新屋正在建造之中,即将完工。东坡似乎已经认命,只有安于现状。至于自己的前途,那是官家的事情。这场雪,搅动了渐趋平复的东坡的雅兴。雪下于十二月二日,初雨后雪,黄州太守徐大受来访,东坡诗兴大发,一连作了五首《浣溪沙》,诗前小序云:

十二月二日,雨后微雪,太守徐公君猷携酒见过,坐上作《浣溪沙》三首。明日酒醒,雪大作,复作二首。

这是黄州地方官前来欢宴。长江对岸的鄂州太守朱寿昌一直待东坡不薄,关怀有加,亦让东坡牵挂。作词序云:大雪,有怀朱康叔使君,亦知使君之念我也,作《江神子》以寄之。词中有自怜:“孤坐冻吟谁伴我,揩病目,捻衰髯。”有自矜兼自嘲:“雪似故人人似雪,虽可爱,有人嫌。”

这场雪下得很大,持续时间也长,直到当月二十五日才放晴。按照地理分类,黄州地处长江中游,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,下雪不易,大雪更是罕见。气象学研究表明,北宋属于气候严寒期,所以这场雪又在情理之中。雪后初晴,到城东乾明寺赏雪去,“老夫聊发诗情狂”,作《雪后到乾明寺遂宿》,不妨抄录如下:

门外山光马亦惊,阶前屐齿我先行。
风花误入长春苑,云月长临不夜城。
未许牛羊伤至洁,且看鸦鹊弄新晴。
更须携被留僧榻,待听催檐泻竹声。

全诗不着一“雪”字,却句句写雪。雪光照眼,马儿受惊;阶前屐齿,清晰可见;雪色至洁,鸟儿声声;不如就在寺院歇一宿,大雪融化,自檐滴落,如竹倾泻。有动有静,有声有色,有人有物。踏雪,赏雪,听雪,他的乐观,他对生活的热爱,他的情趣,依然在线,跃然纸上。

这场雪勾起了东坡济世忧民的情怀,写了《书雪》:

今年黄州,大雪盈尺。吾方种麦东坡,得此固我所喜。但舍外无薪米者,亦为之耿耿不寐,悲夫!

短短三十六字,东坡想到无薪米者,睡不着觉,只能长叹一声。句虽不多,与白居易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,如出一辙。东坡一直以白居易为榜样,就连东坡居士这一名号中,“东坡”直接来自白居易,白居易有《步东坡》:“朝上东坡步,夕上东坡步”;居士则是身未出家,心已出家,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,东坡亦自号为东坡居士。白居易对东坡的影响深远,可见一斑。

东坡从事地方政务,多是自请外任。不管是徐州抗洪,还是杭州修堤,还是定州建房,都是履行地方官的职责,传承士大夫的价值理念。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观点,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东坡深受佛学影响,做了很多充满悲悯情怀的事情。

这场雪圣洁、澄明,给谪居流放的东坡提供了情绪价值。东坡一直是清醒的,进与退,狂与狷,仕与隐,看似矛盾,其实统一。元丰四年的冬天有点奇怪,一场大雪后,另一场大雪又翩然而至。时已元丰五年二月,与上一场雪相隔月余。大雪纷飞中,东坡在东坡营造的五间房舍竣工,东坡命名为雪堂。堂成之日,东坡感慨万千,作《雪堂记》,开篇第一段交代来历:“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,筑而垣之,作堂焉,号其正曰雪堂。堂以大雪中为之,因绘雪於四壁之间,无容隙也。起居偃仰,环顾睥睨,无非雪者。”全文以主客问答的形式,表明了东坡的心境。这篇《雪堂记》不论内容,还是形式,其实是元丰五年赤壁两赋的滥觞。

黄州这两年,东坡一直不断地拷问自己,定义自己,从幽人,到野人,到闲人,到此处的散人,体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他的达观,他的狂放,他的肆意,他的困顿,他的幽默……在他的诗、词、文、画、书中得到体现,这只是一面。另一面,他的内心一直不平静,知识分子济世经国的传统从未泯灭。满怀用世的热情,岂能轻易放下?道德勇气的坚韧,当是东坡本色。这也是他与渊明的不同,渊明最后的决绝归隐,与东坡的观念并不契合。此后东坡再起复、再流放,可以说明这一点。这一年,可以说是东坡创作的一个高峰。两篇《赤壁赋》、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谁道人生无再少”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,甚至稍后打趣好友陈季常“忽闻河东狮子吼,拄杖落手心茫然”。这些千古名句在东坡心底荡漾,从东坡笔下流淌。

黄州本寂寂,一雪流千年。四川眉山人苏东坡,遭遇湖北黄州的这场雪,有些巴适,有些安逸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东坡一生,总在路上,多是颠沛,甚至流离。从此州到彼州,从内陆到海外,从繁华到偏远。地理方位的变化,永远敌不过内心的“执拗”,精神上的“吾乡”永在。

一晌贪欢

□张 锐

欧阳修醉翁亭记里,若添加一个道具,我希望是醉翁椅,王世襄念念不忘收入在明代家具研究里。喝点酒,微醉,白发苍颜的老头颓然而躺,任由其他年轻人起坐喧哗,“佳木秀而繁阴”,醉翁躺在醉翁椅上,阳光透过树叶缝隙落在太守身上,风一吹,光斑闪烁,乍阴乍阳,最后他还要簪花一朵。欧阳修喜欢踏落花,喜欢微醉,喜欢鸟声晴光,“蓝舆酩酊插花归”,老头风流得很。可是,醉翁椅,源自明朝醉翁椅,仇英绘《饮中八仙歌图卷》及《桐阴昼静图》见躺椅的雏形。所以,我这代为添油加醋之举,真是令古董圈里的人贻笑大方,有关羽大战秦叔宝的穿越感。不过穿越也好,一张惬意的醉翁椅,且让老文狐稍微歇会儿。

古文运动是韩愈发起,不想受骈文束缚。别人拈起胡须就质问了,敢问韩大人不写“四六文”,岂有规则。韩愈曰,此言差矣,拖出先秦散文,那是比骈文还要古的古文啊,就依循它吧。韩愈开风气之先,成大气候的还是欧阳修。《东轩笔录》里欧阳修两次落第,第一次是没押对韵。这个表述颇可玩味。是他一时疏忽,还是刻意为之?如果是后者那就有意思了。不过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孩子气,孩子气的简单,或曰赤子之心,对于一个作家弥足珍贵。所以,欧阳修注定是以文学家的身份赢得千秋万岁名。

骈文在北宋影响仍然很大,欧阳修成为考官后提携古文写了出彩的,苏轼苏辙都是佼佼者。当时宋代考生里流行“太学体”,宋诗险怪奇涩的风气也感染了科考,这类忸怩之态在科举里往往被欧阳修踢出去。

欧阳修打破了骈文规矩,立个标杆,亲自操刀。也有点像语文老师评讲学生作文,这个不好,那个不佳,且让老夫亲自下水游给孩儿们看。欧阳修要不说他是老文狐呢,天赋异禀,文字修行得骈文之精华却又不亦步亦趋于四六规矩,貌似没有规则,却用内在的隐含的规则,把文气收束住,不至于散漫,彰显出另外一种秩序之美!他的著名下水作文,自然是《醉翁亭记》。

有学者曾指出欧阳修这篇形式之美,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,云归而岩穴暝”。“日出/而/林霏开”,此乃二三组合(日出,林霏开)。而下文中,“野芳/发/而/幽香,佳木/秀/而/繁阴”,则变为“野芳/发”二一、“幽香”二,“佳木/秀”二一、“繁阴”二,不再是“二三”组合,而是“二一二”的组合,这就是变化。寓声音节奏之美感,于细腻的变化,我甚至能想象得到欧阳修颓然而躺时,手指头在醉翁椅上有节奏地摩挲木椅纹理,嘴角迤逦出得意的笑纹,一篇佳构已经在腹中酝酿。

树林阴翳,溪深鱼肥,老文狐躺醉翁椅上小憩,暂时和一旁喧哗隔开,弯弯的羊肠山道里回荡着挑酒山夫的小调山歌,山僧智仙用兔毫盏里的汤花,在等太守斗茶的机锋!

醉翁椅上那老头是谁?庐陵欧阳修也!

拜谒柳子庙

□还卫东

唐宋八大家中,柳宗元以游记散文彰显实力。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《钴鉧潭西小丘记》《袁家渴记》等名篇,一如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,让人过目难忘。

初夏上午,永州零陵古城的天空有些阴,自由的风轻拂着古城的街巷。为拜谒先贤,慕名而来的我,踏上通往柳子庙的古道。平坦铮亮的青石板让我思绪万千:眼前竟是曾经柳宗元的仕途跌落之地!时空交错,街旷巷空,斯人难觅……十年司马,无奈的政治贬谪,却锤炼锻打了他不朽的文学人生,存世600多篇诗文作品中,在永州他便写就334篇。

思绪翻飞中,柳子庙已悄然在目。这座在潇水西岸,愚溪之滨,静立了近千年的古建筑,历经风雨雷电,屹立于天地间。入得其内,仰视今人所题行书牌匾“八愚千古”。因柳宗元在永州的居所附近有溪、丘、泉、沟、池、堂、亭、岛等八景,皆被其冠之于“愚”而得名,暗含自嘲之意。我的脑海里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以柳宗元居所为中心渐远的广角图。幽静宜居的环境,让一颗受伤的心,得到及时安放……拾级而上,迈入馆内,四个笔力沉雄苍劲的隶书鎏金匾额“都是文章”夺人眼球。其下,数米处一尊手提毛笔、目视前方且若有所思的汉白玉雕像即是柳宗元先生。背景“利民”二字欲说其十年间关注民生,主张提倡“官为民役,廉洁自持”的民本廉洁思想,千年来,仍对今天的执政理念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走进正厅,两侧的透明防护罩内整齐地排列着高达三四米的黑色石碑,上刻历代名家书写镌刻的柳宗元在永州期间的数篇游记,碑文清晰,碑体完好,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。

出厅续行,有亭翼然其间,这里便是碑林。三面回廊,数十块或深或浅的石碑,镌刻内容各异,有游庙谒文,有借他文而另书者,有仰慕者歌其文者,林林总总,洋洋大观。其中有一块让我印象深刻,《苏轼荔子碑》,韩愈作,苏轼书,加上柳宗元的“德政”,世称《三绝碑》,宋时刻立于柳州罗池,明时刻立于此,后被焚毁,此碑是清人重刻,不仅文美,且书法好,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

天地间,时光在流转,潇湘两江虽能淘尽万千过往,但柳宗元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力却在岁月的洗礼下与日俱增。今天,岁月不能还原一个淡定从容、满腹经纶的柳子,我亦无法讨教些许文学上的困惑,此刻我惟能抱拳凝神对永远的柳子拜、再拜、三拜。